

合纂
詩經正解
鹿鳴之什
白華之什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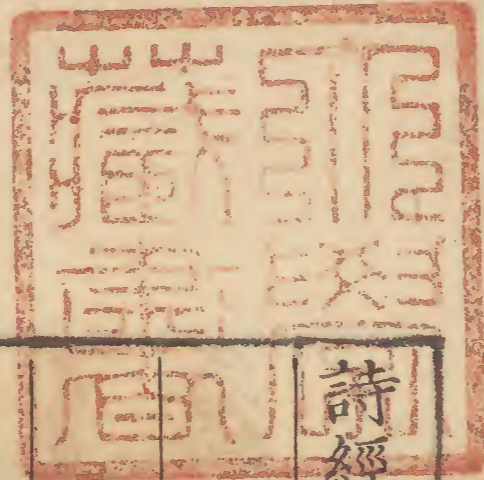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七	一三	一三	三三

內閣文庫	
類	號
二〇	三三
一八	三三
函	架

共三十三
詩九卷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37
冊數	33 (14)
函號	273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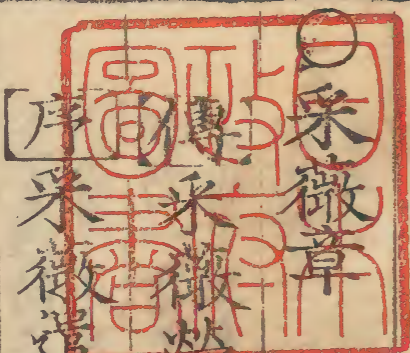
詩經正解卷之十四 小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彙輯

淺草文庫

門人 郝錦章炳文
孫詒惟積 全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彘之患。北有

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

詩經正解 卷之十四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全首通詩六章皆是預道之詞。蓋作于方遣之時也。前五章詳序其出戍之事而諷以義。末章預道其歸時之事而悉以情。雙提獫狁之故。乃一篇之主。下面靡使歸聘。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此說。首三章叙其始出時事。雖兼私情。但詩意于義上較重。四五章叙其在疆圍事。專言公義。末章來歸時事。專言私情。總是王者代為言之。而其體恤私情處。正是激發忠義處。○劉上玉曰。前三章皆以采薇起興。皆當作方行預擬言。我戍未定。非寔已在戍也。我行不來。亦方言我此行其不來也。至四章五章方預作在戍言。末章則預作戍畢而代為始終之言。○篇中有述其事者。有述其言者。有述其情者。隨文認意可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

叶則故反

止曰歸曰歸歲亦莫

音暮

止靡

室靡家

叶古平反

玁狁

音險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此遺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暮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

如今之防秋也。○合參此遺戍役之詩。故為其自言。若謂人情重去故鄉。誠恐室家相離。而勞動交集也。苟其有關於疆圍至計。義亦有不得辭者矣。吾儕行矣。因之有感焉。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矣。其今年暮春之景乎。曰歸曰歸則歲亦暮止矣。其明年季冬之候乎。及春而出。踰年而旋。而室家棄于兩地。居焉如戰。行焉如守。而啓處若于兩難。若是乎。靡室靡家者何也。蓋狄之出沒無常。關塞不置。重兵則將南下牧馬。以來

詩

經

卷

之

十

四

二

憑陵我社稷。我是以有遠離室家之舉。則以玃狁之故也。若是乎啓居不遑者何也。狄之猖獗方甚。邊陲一弛。固守則將彎弓入寇。以來復劉我人民。我是以有不遑啓居之役。則亦以玃狁之故也。使非玃狁。則今此烝民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誰不安居而樂業。而吾君乃忍使我獨勞于外。至于歲暮而始歸也。茲行也。當不與玃狁俱生矣。

抑講此章并下二章。興意俱至四句止。上四句言出戍之久。下言出戍之由。不必分上四句為叙情。下四句為諷義。蓋只是叙其情而又諷以義也。詩非為采薇而作。只借其事引起。而薇之作。為今年之暮春。歲之莫已。是來年之仲冬。雖託為軍士自計之詞。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曰歸曰歸。只深念歸時在歲暮耳。不作怨詞。此已明說離家勞身。下持抽出言之。家與身是下二章總冒。玃狁之故。故字最重。正是公義所在。兩言玃狁之故。見非得已之師。○玃狁內親中國。義不可以獨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遑啓居。○大意謂玃狁猶為害。自古極烈。使或得肆猖獗。則腥膻之憂。豈獨在于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將遂及于吾民。今日之行。其得已耶。而敢不

捐軀以報耶。○北狄畏暑耐寒。惟值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通解。古者戍役。以兩期為限。故曰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至。然前戍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既畢。方許言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詩云歲亦莫止。即此時也。然持言歸。未即至家。又明年仲春至。杖杜詩云。卉木萋止。征天歸止。即此時也。春暮遣次戍者。又所以代夏代者之戍。夫前戍者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戍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與冬初兩番皆在。故曰每秋與冬初云云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合參夫既以義而出師則豈可以私其家乎采薇采薇亦始生而柔止曰歸曰歸其期尚遠而心亦爲之憂止矣且也憂心方烈烈于中而飢渴之并臻交困于外在道之勞亦云甚矣當此之時非無室家之思也特以是役也簡書方受而守邊固圉之畧未效其勤闔命方嚴而攘夷安夏之功未終其績遙而憶之兩期之內我之戍事未已止朝夕從事之時也則凡我徒旅承靖邊之命均欲效許國之忠誰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乎夫家不可忘也而國之安危在所重則家之安否在所輕內顧之憂吾且忘之飢渴之勞吾且置之而巳

抑講此章承靡室靡家來上六句興其歸期遠而切于情下是以公義而忘其家也三山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耳不知自作而柔而剛特其言之有序寔只一時事心亦憂止要點出歲暮意亦以歸期之遠言憂心二句承憂止說總言憂勞也烈烈之憂憂在室家下章孔疾之憂憂在王國語各有爲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

情亦曰載渴載飢我戍未定者在兩期之中防秋之日分番未及更代正戮力同仇之不暇更有何人可使歸聘耶末句要發奮不顧家之意方見諷之以義非眷念室家之詞也此章靡使歸聘下章不遑啓處我行不來亦分應上章後四句意○張平符曰君子于役篇言苟無飢渴則行役而免于飢渴幸矣此詩直推原到載飢載渴情景全是從常情中叙出私情以安役人之心深得激勸之旨○方山云未定未註已明解作戍事未已大全輔氏未至戍所非也縱至戍所而戍事未已其可歸乎○崔文與我同遣者固與我同仇而前于我者又復留以備秋凡在疆圉孰可歸以詢其家乎同我出戍者固同我用命而後乎我者又方遣以相代凡在邊陲孰可歸以通其問乎得此纔悉未定之義纔悉兩期更代之勞之義○慶源輔氏曰戍者勤苦之情大概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于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詩經

卷之十四

四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叶訖我行不來叶六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合參然非特忘其家已也。即身亦不敢自愛焉。來薇采薇則薇亦既成而剛止矣。曰歸曰歸則來歲之十月而亦陽止矣。爾時以王事靡盬之故。雖一啓處亦當有所不暇焉。當此之時。非無愛身之念也。特以是行也。簡書在上。而多難之方殷。大敵在前。而仇恥之未雪。朝夕是憂。而心至于孔疚。正竭力致死之時也。則雖身膏草野。喋血邊庭。有所不計。蓋誓不與之俱生也。則我行其不來矣乎。夫身不可忘也。而國之安危在所急。則身之存亡在所緩。邦族之復永無此期。妻子之顧永無所望也。已。

柳藩此章承不遑啓居來。上四句與歸期之遠。下是以公義而忘其身也。陽止是明歲之十月。見得出戍。則三月而薇成。歸戍則來年十月而歲暮言在外之久也。嚴緝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即上章所云歲暮也。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暮。咸暑非無陰。故四月而靡草。

死。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而齊麥生。特以微陽始胎。故名陽月。不遑啓處。與不遑啓居不同。彼以在道言。此以在邊防守言。嚴斥候謹烽燧。見頃刻不得少休也。憂心孔疚。亦與上烈烈不同。此重公義上看。蓋憤激國難。其成敗利鈍。未可逆知。故憂之甚病耳。我行不來。是竭力固守。誓不與敵俱生意。見慷慨激烈。以守備邊陲。雖捐軀有所不顧。語意奮然自誓。與不我活兮不同。勿因憂心句。而微似怖死語氣。說到戰伐死難去。須知是孔疚下轉語。蓋忽爾奮揚之意。此句暗起下二章。○鄭箋來猶反也。據家曰來。○黃幼玄曰。上章當指出我戍未定一句來。此章當指出我行不來一句來。見王事皆是我事。即飢渴憂烈。不必顧也。即啓居憂死不必顧也。上重私情。下重公義。然叙其情正是諷以義。語意自相聯貫。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叶芳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叶赤

我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或貌。常常捷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捷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

命將帥而君子之所乘。以運籌決策者也。但見以戎車則既駕而在道。固為既攻之材。以四牡則業業而壯盛。亦為既同之選。以是車駕是馬而行也。披堅執銳。勞乎其形。料敵制勝。勞乎其心。豈敢以宴然定居乎。庶乎敵王所愾。一月之間。捷音屢奏于轅門。凱歌常徹于境上。摧陷無前。三戰而三捷耳。不然君子忘委任之隆。軍士懷定居之逸。安知一月之內不轉為敵乘而戎車四牡。且委為寇資矣。煌煌彼路。豈足重王朝之等威哉。

柳講此章上四句。與其備禦敵之具。下期以盡克敵之威也。麟士按此與前三章俱興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路車者天子之命車。見推

轂出自天子將帥之任大而責重也。諸說俱云戎車與路車有別。然按註路戎車也。則戎車既駕。即是言彼路之車。為君子所乘矣。猶清人所謂將車非兵車也。諸說誤認。提出君子之車見輪轅就道而天子已望吾捷音之至矣。豈敢定居。常說俱言雖車馬之盛。然豈敢恃此以定居乎。玩註則字欠安。還是車馬之盛。足以為克敵之資。則豈敢以定居乎。正當乘是車馬。敵王所愾也。豈敢定居在心上看。見得朝廷宵旰。萬姓虔劉。不敢負朝廷。負百姓。則豈敢偷惰乎。此內有工夫。如坐則運籌。行則決戰。退則堅壁。進則攻取。與夫講武事。不忘武備。凡可以制敵者皆是。諸說一月三捷。只是戰必勝意。非一月之間限定三捷也。又云一月三捷亦來。則禦之之意。勿說到戰不勝。無以報天子。當云我行不來。果何心也。而敢畏戰乎。通解此下兩章。雖有戰守意。其寔戍事以固圉為主。非欲生事于外。彘也。一月三捷亦作戍士擬議之詞。非寔然事。一說未必與鹵戰。持言此以作三軍之氣耳。俱可從。但玩註庶乎二字口氣。信非寔語。見不來則已。來則一月之中。苟三犯邊。必三奏捷。蓋持必死之心。以赴鬪。則氣自百倍。動出萬全耳。庶乎二字。絕得意中自奮光景。還作擬議之詞。看為確。○黃

幼玄曰古者禦齒必用車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故張皇路車戎車正以作敢戰之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音肥四

牡翼翼象弭音米魚服叶蒲北反豈不日戒叶訖力反玃狁孔棘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跂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弣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韃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託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玃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合參然制勝固以攻戰為先而禦敵尤以守備為本試以戎車言之聚百工而厥材孔良駕四牡而其大有顯殆騤騤而強盛矣是車也上而將帥用以為依凡坐則運籌行則決勝將之統卒如腹心之運乎手足者在于斯也下而軍士用以為庇允進而部伍賴為捍衛之

資退而營柵籍為棲宿之地卒之衛將如四肢之衛乎頭目者在于斯也而且輪之下兩服在前兩驂在後翼翼然有次序焉行列何整治也車之上象骨飾弓弣魚皮為矢服務極其弓矢之良焉器械何精好也以此進戰則彼之馬弗能當以此趨利則彼之革笥木荐弗能勝庶其有備而無患矣然帝王之師要在乎萬全常勝之家恐遭乎一蹶我于此豈不日相儆戒乎君子運策于主張小人悚惕于邊笱一日之中上嚴下懼者誠以玃狁出沒無常方今塞垣之上逞天驕而思乘吾之瑕者在在皆是使防禦之謀少疎則彼且伺便而肆其毒而邊陲之蹂躪不可言矣安得以常勝為足恃而弛備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飾制敵之具下是嚴備敵之心也首四句承上戎車來駕四牡言車駕于馬重在車之可恃以守上依者端居鼓下統領貔貅坐處中軍運決籌策也腓者或進而合其部曲以為捍衛之資退而堅其營壘以為歸宿之所也所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是也然或隊伍不齊前後左右不飾安知不有乘間竊發者故又以行列整治為言弣者弓反受弦處以象骨為之取其堅滑魚皮燥

將潮將雨。其毛皆起。弓矢惡濕。故取以為韃。四牡翼翼。以車馬言。而士卒在其中。象弭魚服。以弓矢言。而甲兵在其中。豈不日戒。承武備雖盛。說來日戒。日日存此戒心也。凡晝而樹旌旗。夜則鳴刁斗。出則持劍戟。入則登城壘。以至分部諸將。以主待客。或分遣卒伍。據守險要。皆靡日不兢兢也。孔棘句。即傲戒之詞。正推其所以日戒之故。方日三捷。而即曰日戒。曰孔棘。固勉之以從王之義。亦教之以禦戎之畧也。○遣戍而兼言君子。特因車而及之。勿以將卒平說。通解。此詩作成役口氣。故自謂小人。○魚皮雖兼言可為弓韃。然此重矢服。勿沮。○上章期于克敵。此章嚴于備敵。皆自效之意也。○先正有言。彼爾二章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鹵皆用車戰。所以防鹵騎之衝突也。自晉敗戎于大鹵。而車戰之法始壞。後世遂不復觀矣。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去聲芳菲反

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

賦也。揚柳蒲柳也。霏霏雪盛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合參。然是役也。果能忘身忘家。而復致勝致謹如此。則獮狝之難可平。而歸期可預道矣。然苦莫苦于征人之役。哀莫哀于行道之難。故自歸時之事言之。追昔之奉命而往也。所見者楊柳之依依。乃舊歲暮春之時也。據今我之畢戍而來也。所遭者雨雪之霏霏。乃今歲季冬之候也。兩期竣限。陽春與白雪而遞更。萬里南還。韶華共凜冽。以交變。往近異感。而出戍亦云久矣。向所謂我行不來者。庶幾免夫。而行道則遲遲矣。回首家鄉。不覺神情之馳赴。其如關山之阻隔。何。向所為烈烈飢渴者。啓行則然而今亦復爾矣。備嘗辛苦。不覺筋力之難堪。其如逆旅之滋味。何。當雨雪之時。而如此。其勞苦之可哀甚矣。我心寧不傷悲乎。然是傷悲也。不過自知之耳。彼吾君居九重之上。雖常軫念乎軍士。但一切往來之坎軻。中道之淒慘。自所不見。亦耳。所不聞。安能悉體于心。知我歸時復有此道途之苦也哉。噫。方遣而

遷道其歸未行而先叙其苦。上之曲體其下也。如是說者曰說以使民忘其勞。采薇有焉。厥後漸漸之東征。何草之率曠。哀不自上而自下。幾乎盡人之情矣。盛衰之際詩可以觀也夫。

析講此章總是預道其歸時勞苦憂傷之情如此。往來不平。因其來而追言其往也。楊柳依依。即采薇作止之時。始去之二月也。雨雪霏霏。即歲亦暮止陽止之時。今歲得歸之十二月也。此四句非止叙風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見。心雖樂而景則悲。見往來各有關情處。重在雨雪之勞上。行道二句。根雨雪來。遇雪行遲。而又飢渴也。傷悲承上數句。遇雪行遲。而又飢渴。故有悲心。莫知我哀。就君上說。蓋勞瘁之情。既不得親見于目。則亦未必能知之。李石麓云。吾君但知次戍之已遣。以為畢戍者方可樂也。但言代者之已至。以為得代者可以慶也。豈知旋歸之時。而勞苦復如是也。此意可用須曉得。莫知是不知歸時復有道途之苦意。勿錯認遠戍時勞苦可哀也。方遣戍時而終之以此。隱然見征夫一段勞苦傷悲。我已盡知。爾行可無復顧慮意。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

此一言真是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草野而不悔也。○說通首四句是戍人又是兩期告畢之常。出車是將帥又是應變專征之事。故此當叙馳驅之勞。彼當感成功之難也。○預先說定歸期。衆心可以慰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登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永嘉陳氏曰獼狁孔棘。宜若倉皇不暇為計矣。方且優游暇豫。作詩歌以道達其誠意。此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氣也。○程子曰此皆極其勤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嚴緝采薇出車杖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莒之華何草不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戍役者。主師衆言之。其寔遣將卒戍役同歌采薇并將卒遣之。

○出車章

傳出車勞將帥也

序出車勞還卒也

全首通詩六章總重美其成功上首三章是出戍時事述其出師之事而歸其功後三章是畢戍時事叙其班師之感而慶其功以撥狁于夷作主而憂心悄悄二句又其本領即奮揚顯赫皆這點憂心所激而畏此簡書正是說此悄悄之憂處也析言之首章是出師時而受命戒衆二章是出師時而臨事戒懼三章是行師時而威武奮揚四章是班師時而感慨久役五章是班師未至而動室家之思六章是班師已歸而遂凱旋之樂要重歸功將帥慰勞意章章有之

我出我車于彼牧

叶莫狄反

矣自天子所謂我來

叶六直反

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

叶節力反

矣王事多難

去聲

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于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其行也不可以緩矣。

合參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若謂重任不可以易副。大功亦難以倖成。我南仲之出師也。果何如哉。彼其始也。我出我車。則于彼郊外之牧矣。斯時也。大將仗萬乘之寵靈。而語人以興師之意曰。是行也。自天子之所受命而來。凡閭外之事。吾悉司之。付託蓋甚重矣。于是召彼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且戒之曰。秋高馬肥。彘人易于南牧。王事蓋多難。往以防禦。維其棘矣。匪傲匪遊。今日之行三十里。今日之行不可以或緩也。匪安匪舒。明日之行三十里。明日之行不可或遲也。大將出師而相戒飭如此。析講此章。述其往時忠敬之心以勞之也。上四句出師而表其承命之重。下飭衆而戒以從事之敏也。閭以外將軍制之。故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要看三個我字。見其責任皆在我也。自天子二句。與王事二句。俱將師自言。謂我謂字重看。見天

子念鎖鑰之寄。重專城之托。故特謂我來也。註語其人指所統之三軍。言召僕夫二句。承上說所謂君言不宿于家。王事不留于境也。載不止載車。凡弓矢甲兵。皆載之也。與六月載是常服。載字同。多難要點。撥沈陸梁。意以為下文張本。棘者不疾不徐。盡舍而止。非倍道兼行之謂。○自天子二句。與下天子命我二句不同。此是在郊而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申簡命之重。欲振作士卒之氣也。○天子二字。足見面授方畧。有制勝千里之意。與專征擅命者不同。○謂我來矣。句。程村文說得極暢。封疆之外。小腆不共。百姓日引領曰。獨不得若人為將哉。一朝親奉廟筭。而聲譽馳。使謂之曰。我已來矣。而有大將而不能用耳。一旦躬承新命。而捷伐雷行。使謂之曰。我已來矣。而反側自安。莫不有震動之勢。○登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麟士曰。此章亦似可作大將自言。然有兩謂字。則是且叙且述。又一體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音高矣音兆設此旒音兆矣音毛建彼旒音毛矣音毛彼

旗音與旒音寐斯胡不旒旒音寐憂心悄悄僕夫况瘁音瘁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旒。建主也。旒注旒于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旗。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旒旒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况。○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旒旒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合參夫奉命固以忠勇為先。而兵事則以戒懼為本。我出我車。則于彼牧內之郊。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然旗幟不建。則士卒無統。其前在牧者。固有旗以統之。而其統後軍者。則設龜蛇之旒焉。旒上用旒。故建旒于旗干之首。以為表章焉。但見彼是旗而與夫旒也。旒旒飛揚。而前軍後軍。視之以為號令。其進退皆有節矣。師行如此。固將動罔不臧者。而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惟恐付託不效。而

憂心固悄悄矣。為僕夫者有所感激。亦心將帥之心。而恐懼憔悴焉。大將出師。而戒懼之嚴。如此。

訓講此章述其往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也。上六句是師出而軍容之盛。下是戒懼以感乎下也。與首章俱是一時事。將言建旒設旒之事。故又本出車言之。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是設旒建旒。而設旒建旒已在彼牧。故緊頂曰彼旒旒斯。須云以統前軍。固有旗矣。而此則設之以旒。建之于旗。固有旒矣。而此亦建之以旒。蓋同言表章。而兼舉前後軍言之。旒旒皆旗也。旒是注于旗干之首。旒旒皆有者。旒建于車前。畫以鳥隼。取象鷩火。示勇健也。所謂前朱雀而統前軍者也。旒建于車後。畫以龜蛇。取象鱗介。示威武也。所謂後玄武而統後軍者也。朱雀南方之宿名。玄武北方之宿名。旒旒飛揚。重在統率進退。有象止不靜。其象也。憂心二句。重大將一邊。猶言主憂臣懼也。悄悄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乎敵。以副君命任大責重。不敢以易心承之耳。古之御者。寔與大將比肩。此僕夫亦大將之偏裨。非將車者。况卒重在將。有以感之也。○附錄。軍旅之中。士不一部。部不一伍。其所以繫三軍之耳目。示戎兵以趨向者。惟恃此旗幟。

耳。前後左右各殊其方。各辨其色。而士卒亦遂以各正其所焉。彼其言旒也。是後軍之旗也。章幟統衆。折羽飾旌。後軍之士。一以屬之矣。其言旗也。是前軍之旗也。繪以鳥隼。彰其鷩銳。前軍之士。一以屬之矣。夫前軍旒一屬以旗。而軍行則旗載。軍往則旗脫。豈猶虞前之失次乎。後軍旒一屬以旗。而軍止則旒立。豈猶虞後之不律乎。推而左之。不離乎左也。右之。不離乎右也。中之恒守夫中也。靜固能整動亦能整。常固不亂。變亦不亂。夫是之謂節制之師也。而孰非恃此旗幟乎哉。蓋有旗幟而居中者。中處前者前。宜後者後。左不離右。右不離左。旒散而為部。曲而前。統乎後。後瞻夫前。左翼乎右。右接乎左。中以處內而應外。又聚而成一軍。若是則軍中旗幟之設。正不徒揚軍之威。壯軍之勢。而止所以定軍之趨。一軍之志也。雖然旗幟不過器耳。而善用之者。則在將帥。程不識致警刁斗。而步武以嚴。李光弼一入河東。而旌旗變色。豈徒飾旗幟乎哉。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央。天子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

賦也。王周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旄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獫狁之難除。禦我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

合衆夫兵事固以戒懼爲本。而猶以奮揚爲威。誠以王命南仲。謂惟此朔方。表朔山河。曩昔往城之。以竣外彞出入之防。以明先王荒服之制。夫王之委任既專。南仲之威靈遂奮。則衝突者車也。則彭彭而衆盛。有既堅之器矣。齊進止者旂旄也。則央央而鮮明。有孔揚之色矣。遠近見聞。皆知爲大將之車旂。而奮揚之氣。不已著乎。乃南仲則欲一乎衆志。而作其勇氣。爰特宣乎王命。而振其威靈。

乃傳命以令于軍衆曰。是行也。乃天子命我。以城守于朔方。自是而用命也。有重賞。惟天子命。自是而不用命也。有顯戮。亦惟天子命。關寄是任。我固不敢不敬共也。廟謨所授。爾將士安可不協力哉。以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以有翼之心。申有嚴之令。赫赫哉。此南仲也。威靈氣焰。城守之。當亦皇然。翻然。願奉正。不爲不侵不叛之臣矣。豈不獫狁于襄乎。然則城于朔方。信宜南仲是命。而襄厥獫狁。是爲南仲之膏功也歟。○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叙受命備邊之事。下言成靖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叙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城非築城也。朔方乃彞夏襟喉。本中國重城。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峻出入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出車二句。是飾具。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衆重作士氣上。恐号令不嚴。人心不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大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固當恪守廟謨。務設險以守圍。天子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稟成王略。

勿生事以開邊。奉命城方將士非不知之。而復申之者。大將專閫自當有此一番振刷耳。激勵人心。振揚軍勢。全在于此。赫赫訓威名光顯。如後世名聞四裔之謂。此二句兼威望守備說。于襄作已成功者。朔方一鎮。胡馬不南。猘猘于襄直談笑而定耳。要得不假攻戰而屈敵人之心。奪敵人之氣意。○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自是大將語氣。自章傳命欲軍士之急于行此。章傳命欲軍士之嚴于守。魏云庵曰。自古閫將生事。四藝勞費中國者。皆起于貪功之心也。貪心一動。利于戰而不利于守。遂有違天子之命而興兵。縱殺以毒民者。南仲以守備為上。如驅逐犬羊。然使不為中國害。則已矣。曾有一毫貪功之心乎。以全取勝大功自成。可謂老成練達。得將之體矣。朔方之城。其所賴于南仲者。豈淺哉。○赫赫南仲。包亦非呼過之語。要玩赫赫于此于襄于彼。見其威靈。○古來城守禦外而亦防內。漢元帝諭單于云。單于上書願罷北邊更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關皆有方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患。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命仲城方。當亦兼此意。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即光弼始

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意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萊公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意也。赫赫南仲。即武帝報李廣書云。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彘貉。威稜憚于鄰國。意也。于襄即慎毋生事開邊釁意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無反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

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台參猘猘。既衰遂班師而歸。乃其歸而在途也。將帥有感而言曰。昔我往矣。所見者黍稷之方華。乃往歲季夏之時也。今我來思。所遇者

詩

經

卷

之

四

日

雨雪之載塗。乃今歲孟春之候也。向也時迫而心憂。常覺流光之不給今也。因來而憶往。忽驚日月之遷延。然則寒暑載離在外。亦云久矣。所以然者。蓋以猥狃內侵。而王事之多難。經營寒垣之上朝。而調遣夕而運籌。而啓處有不遑也。夫人情勞則思逸。久則思歸。當時豈無懷歸之念乎。特以昔當臨遣之時。天子念朔方重地。其付托甚專。故其責成甚急。膺慮之焦勞。惟簡書寔式憑之。其報稱寔艱以鉅也。惟此之畏。故雖欲歸。而不敢耳。今何幸多難既襄。簡書既副。而得由此道以旋歸哉。上媿成功于歲月。下憐動衆于經年。近憂醜鹵之生心。遠慮王師之再出。一往一來。固予之悠悠。此衷而不能一日忘者。敢曰告勞已乎。

抑講此章。述其來歸之時。道途感慨之情。以勞之也。上四句叙其出師之久。下原其所以久出之故。以承命之重也。往來俱以在道言。秦稷方華。季夏時也。雨雪載塗。春凍始釋。孟春時也。重在出之久。上。重在勞兩期日久。往來異感。所以觸目動情。多難二句。以猥狃內侵。言非如劉長樂。猥狃雖衰。西戎又入。自北而西。不遑啓居之說。懷歸泛言不必入室家。合下題則可簡書當依策命為是。即出時所受。伐

猥狃之簡書。只就猥狃說。不可就鄰國有急說。天子安得有鄰國朱註。只據左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耳。古者無紙。有事書之于簡。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畏者凜凜欽承之意。與畏罪不同。只言朔方一日未清。則簡書一日未副。安得不畏。昔我往矣。奉此簡書往也。睹秦稷方華之景。皆是畏途。今我來思。副此簡書也。即履雨雪載塗之艱。稍釋畏念。自古大將。不畏彘氛。而畏君命。所以成功如此。○此及末章。俱是旋歸時事。但此是纔歸。末章則垂到之際耳。或謂此是既却猥狃而歸。至于中途。又承西戎簡書而伐之。失詩人之旨矣。○又此及末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自見言表。蓋觀于方華載塗。而道塗之風物。可想觀于嚶嚶趨趨。而閨閫之憂思。可想觀于春日遲遲。而斧鉞之精采。亦可想。○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不見經。則所謂簡書者。乃城朔方之簡書也。所謂薄伐西戎。亦王者代為室家料想之詞耳。

嚶嚶音 草蟲趨趨音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 既

見君子我心則降

音杭叶 胡攻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獫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益不泐餘力矣。

合參。然効忠固人臣之義。而懷歸寔室家之情。故當將帥之歸未至。而室家感時物而思之。曰向我君子之出也。艸蟲尚未有聲。今則嘒嘒其有聲矣。阜螽尚未有形。今則趨趨而躍矣。夫昆蟲變化寔維仲春之時。正君子戍畢至家之日也。于此而未見君子。憂心蓋忡忡矣。必其既見君子。然後心可降乎。然此赫赫南仲今何在。意者獫狁甫平。西戎竊發。乃還師以薄伐之而未歸耳。否則何為而不歸哉。抑講此章述其不至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也。上六句述室家感時之思。下述室家度其未歸之故。嘒嘒二句。言昆蟲變化是暮春之景。正兩期告終。行者可以至家之時。未見君子四句。乃未見時。擬其心如此。全篇俱言獫狁。而此突然說出西戎。此正詩人善模寫處。見

室家之思。無所不至也。若止言獫狁則淡然而無味矣。有作寔去伐西戎說。則上下章文意全不相貫。又與兩期之法不合。况上章曰雨雪載塗。是正月末二月初。下章曰春日遲遲。是二月末三月初。又况一西一北。道里甚遠焉。有仲春方往征之。而季春遂克捷而歸哉。此論最精。不知朱子何為復于末章附鄭註。以開紛紛之疑也。○約略草蟲阜螽與春日遲遲作一時看。見得室家之思如此。而凱旋之樂如彼。更覺情景相關。○須知上章言往來之情。絀于簡書。將帥語意與戍人迥別。此章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此方言室家思推揣度。而下言南仲忽歸。乍然相接。猶疑是夢。此等情致。真是詞家鼻祖。

春日遲遲卉

音諱

木萋萋

音妻

倉庚喈喈

音皆叶 居奚反

采芣祁

祁執訊

音信

獲醜薄言還

音旋

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

詩經上解卷之十一 四

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

此時亦伐西戎獨言乎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合參然室家固于此時而興念將帥亦于此時而凱旋其歸時所遇

之景何者而不見其可樂哉但見春日轉發生之機遲遲焉而曠長

也卉木感化工之妙萋萋焉而茂盛也倉庚之鳴出幽谷而遷喬木

啾啾然而和也采芣之女遵微行而執懿筐祁祁然而衆也上而天

時之和而下而女工之勤植而草木之遂其生飛而禽鳥之得其所乘

此時也際斯景也執彼渠魁獲彼醜鹵而薄言旋歸饒歌鼓吹之聲

亂林鶯而振鸞旌旗葆羽之色雜人影以相鮮豈非太平一佳事乎

然果誰之功也良由赫赫之南仲譽望素隆已裕夫蕩平之略而先

聲所至遂收夫底定之功一指顧也而敵人之氣已奪蠢茲獫狁不

其于夷矣乎向非南仲之賢孰能成此大功而致有今日之樂也耶

夫始焉備述其出師之事而歸其功終焉詳叙其旋

師之感而慶其功王者之勞旋卒可謂曲盡其道矣

柳講此章述其今日凱旋之功以勞之也上六句紀其班師之樂下

表其成功之大春日四句只是叙其歸時景物如此見與邊塵之慘

目塞草之寒心迥別耳不重時之可樂至執訊二句方見可樂也時

說卉木之茂禽鳥之鳴總是春日中光景而采芣之盛又即乘春而

有事者當以春日作主見春和景明宇宙雍熙皆南仲所造也然此

出車六章章八句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

○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

訊獲醜非所以為過詞也此等處要當活看

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獫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畧地屠城與尸喋血之事也。○麟士云。一篇之中或為詩人之詞。或為大將之詞。或為室家之詞。錯舉成文。與上篇迥別。○慶源輔氏曰。是詩凡言我者。皆是設為將帥之言。惟我心則降一句。則又是設為將帥室家之言。

○杜杜章

傳杜杜勞戍也

序杜杜勞還役也

全首通詩四章皆是王者體戍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以章內傷悲憂恤字為主。首章感時物之變。而以畢戍之期望之也。二章感時物之變。而以至家之期望之也。三章過期而憂其不歸。必即物以度其將歸也。四章言過期而切于憂。必誓神而決其將至也。只疊疊說下

去一章緊一章。總見其思之切耳。○此詩勞戍役所重在情。故專言室家皆是追述語。○豐城朱氏曰。此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後。其喜樂之深。不言而自喻矣。蓋舉人情中最篤摯處以慰之也。

有杜_音第_音之杜有皖_音其實王事靡盬_音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莞。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倣此。

合參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于時物之變而思之。若謂我于君子之行役也。離曠之思。固無日而不在念矣。而于將

歸未歸之際。則所思尤為切焉。彼有杜之杜。向猶未寔也。今則離離而垂。有晚其寔。則秋冬之交矣。時物之變。天運一周。斯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靡盬。而服勞于外。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則瞻茲杜之有寔。我心能不蘊結耶。夫以杜之寔。正十月陽止之時。戌畢方歸之候也。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十月戌畢。古有常期。今當十月。我征夫亦可以舒日戒之危。而就啓處之安矣。然則言念歸期。雖猶遠也。今日之暇。不為明日言歸之伊始乎。

柳講此章念其當暇。是方畢戌時尚未至于春也。上四句感時而憫其勞。下因時而冀其暇。杜雖感時變。而取義于杜。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意有晚其寔。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戌畢當在此時也。王事就獫狁侵陵說。嗣我日指往役。以至今言。陽止即杜杜晚寔之候。傷止為其當歸而未歸也。遲止言此時縱未即歸。難道還不得暇不成。○古者戌役以兩期為期。十月則夏代已至。防秋已過。方戌畢之時。正可以暇時也。註遽曰。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又曰。曷為而不歸。似誤解了。此處宜斟酌。○通解。註中歸字。即程子至過

十一月而歸。歸字非到家之謂。○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戌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想征夫者。亦曰日月陽止。而知其遲暇也。○方山依舊說云。各上四句。是詩人述室家之詞。下三句。是詩人行室家之詞。嶧山傲弦依正義說云。此下三句。亦是室家自行其詞。而冀其君子之將歸耳。其曰我心云者。乃室家自稱。是作詩者法也。不必泥此為詩人行之也。

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合彖夫十月不歸。猶以為方戌畢時也。過此不歸。則此心將何如哉。彼有杜之杜。猶記去冬有懷。尚在有晚其寔。今則其葉復萋萋而茂盛。則又春將暮之時矣。斯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靡盬。而久役于外。方觀睆然之寔。倏見萋萋之葉。時序屢更。我心寧不傷悲耶。夫至

于秋杜有葉而卉木萋止。正今年二月之候。征夫至家之期也。于此而猶不至。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暮春至家。古有定制。今適其時。意者已離疆場之苦。就在道之安。而且暮之間。自爾抵家已乎。析講此章。念其當歸。猶是春將暮時。尚未過期也。上四句感時而憂。其不歸。下因時而念其當歸。杜杜晚寔。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畢戌之時。其葉萋萋。則寒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二月春暮之候。至家之日矣。通解。此正戌畢之明年二月。既還而來時也。程子謂之。又明年仲春者是。卉木萋止。即上萋萋時也。此二句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列看。征夫歸止。乃至家之候。故望其當歸。歸字重。可以歸而不歸。故悲止。戎務一閒。便望征車。旋返室家。迫切之情。自應爾爾。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蒲反檀車

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憚憚敝貌。瘡瘡罷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

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合參。夫暮春不歸。吾猶以為未過期也。過此而不歸。又將何如其為心哉。于是陟彼北山。以望征夫之還。但見杞生可食。而言采其杞。則春已暮而歸期已過矣。而我征夫。乃以王事靡盬。而久役于外。不惟動我室家之念。而且貽我父母之憂焉。亦何以為情耶。乃我之于征夫。車塵馬跡。內期之內。日驅于心目之間。而旅色羈懷。一息之中。幾縈繫于躊躕之頃。試以物理料之。即彼載而役者。檀車非不堅也。而跋涉至今。憚憚者。宜亦無完車矣。即彼駕而馳者。四牡非不強也。而奔逐至今。瘡瘡者。宜亦無遺力矣。物力猶盡。人復何堪。而鞅掌至今。留更何待。料我征夫之歸。在且夕間耳。夫豈遠而復有日隔之疎也哉。

柳講。此章期已過。故以車馬遠度之也。上四句是過期而貽親之憂。下是以物理而料其當至。陟山固是望君子。然重杞可食上。蓋采杞以食。是暮春三月之時。則歸期已過一月矣。嚴緝杞之可食者。維拘杞。註托以望其君子。托字不宜說出。父母征夫之父母也。憂我父母。

不以缺養言即嗟予子嗟予李之意憂及征夫之父母是其憂又有進焉不但女心傷悲而已擅車二句自其出戍至今兩暮之久而知之是以理度其當如此也華陽范氏曰車憚憚馬瘡瘡若見其將至矣不遠亦料想之詞于車敝馬罷上見之蓋時久則物壞壞則當更息故知其不遠也非是車敝馬罷無可制敵不得不歸之意○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未若憚憚瘡瘡親切揣摩也計程應說到揚州計程應說到常山未若征夫不遠熱持持地也真有忽嗔忽喜百般想像千般寬解光景此詩之微情

匪載匪來叶六憂心孔疚叶訖期逝不至叶朱而多

為恤卜筮偕叶舉止會言近叶渠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俱會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其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乎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合參夫登山兮望將歸極目兮終不見即擬之曰征夫不遠矣顧何以不來也當至家之時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其病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死生疾病皆不可得而知此時此際百端交集其使我多為憂恤宜何如哉中心搖搖即不遠之料固然而我亦不復能自信矣我聞彰往察來唯龜可以極天下之靈唯著可以先天下之知我其替之卜焉替之筮焉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于繇而皆曰近矣夫諸君吾心猶疑而未定度諸車馬猶想而未真未敢必以為近也今卜筮簽同如此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吾不遠之億果亦無謬而車馬之容且計日遇之也乎夫期而不至則憂疑而不決則卜筮皆室家之情自不容已者也王者體悉至此可謂能通天下之志矣民安得不忘勞于上哉

析講此章過期而不至故以下筮決之也上四句是期過而切于憂下是因誓神而決其至此與上章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若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此承上緊緊說匪載匪來指陽止後萋萋時言期逝不至就陟山采芑時言多恤新安胡氏謂疾病飢

言
渴死傷之憂。此意未嘗不是。但並此數語。亦不說出。却有無數懷傷。若有事可指。便不多矣。以上四句。承上起下之詞。宜輕看重。在下筮上。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且卜且筮相襲俱作。見思之甚。而無所不為之意。繇詞也。卜有兆詞。筮有占詞。皆謂之繇。合言于繇。合其卜筮之詞也。而皆曰近矣。則詞之同也。征夫邇止。與征夫不遠。有別。不遠是料度之詞。邇止是決定之詞。如卽刻到家之謂。總見近謀乃心。或蔽私臆。遠度諸物。猶出想像。總不如神謀之爲決也。先輩陶文亦云。向謂歸止者。以卉木而推之。天時臆度之私也。其不可必固矣。向謂不遠者。以車馬而驗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合卜筮之協吉如此。吾知從王事以有終。而我征事至之期。將在于且暮之頃矣。不然。則鬼神將不可信耶。卽此意。

杅杜四章章七句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

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杅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三山李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勞師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及終始之情。則一也。○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勞師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畧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可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杅杜也。范氏之說。兼論出車杅杜二詩也。○此詩見王者之勞歸士。曲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危。師入可與安。而無積怨離叛之民也。○按是詩。一曰征夫邇止。一曰征夫不遠。一曰征夫邇止。未嘗有征夫不復之虞。正見其師之完也。亦見太平之世。故有此詩也。唐人詩云。一將成功萬骨枯。

言
可謂傷心而亂世景象昭然矣。秋杜之詩豈其然乎。然上之人能知下情之委曲而形諸歌咏。則下悅之。出車秋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下痛之。揚之水。鵝羽是也。後世秦政選徒驪山。隋廣大發征東。至使道亡。叛匿。無向遼陽浪苑。其悲歌萬狀何如。且以百萬師渡薩水。而僅僅以十之一歸。所謂征夫之遑止。邇止安在哉。無定之骨。徒貽深閨之夢也。噫。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慶源輔氏曰。己下三詩。不綴于皇皇者華之後。而附于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通解按古樂。南陔合吹黃鐘大呂二宮。

附束皙補亡詩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

以蘭芬芳。故循陔采之。以養父母。庭闈親之所居也。言我思歸。養心不暇安也。居謂未仕者。無有游盤。相戒之辭也。末二句相戒。馨潔其朝夕之養也。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

草油油而從風。喻已亦當柔色以承親也。色思其柔。言承父母顏色。須柔順也。羞。食也。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

獺水獸。捕魚以祭先者。喻孝子求珍異以養也。涘水涯也。汨急流也。噬嚙也。捕執也。魴鯉美魚名。

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

虔。以介丕祉。

純黑曰烏。哺者鳥也。嗷嗷聲也。言烏鳥之微。亦待哺于子。三四句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與

鳥何異。介助也。祉福也。勗勉也。虔敬也。丕大也。言勗增爾敬。以助大福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

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于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篇

附束皙補亡詩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

省匪惰其恪

詩經卷之十四

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眾兄弟中。自然鮮潔。門子適子也。言將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警勵也。終晨三省。謂一日三度省己所行之事。不敢惰其勤恪也。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蓊蓊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亶亶忘劬。

絳紅色也。趺花足也。陬陵角也。蓊蓊鮮明之貌。涅染也。渝變也。言孝子之鮮明。雖染不變也。亶亶勉勉也。竭盡也。言盡其誠敬。忘其劬勞也。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處子處士也。言孝子不得他有所營念也。侔等也。點汚也。言鮮潔等于晨葩。無所點汚也。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卷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廬陵李氏曰。諸候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于詩者。歌也。寓于樂者。聲也。以其用于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用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

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東哲補亡之無謂。○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擊，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通解：古樂黍華合吹，姑洗南呂二宮。○儀禮：笙入三終之後，間歌三終。○麟士按：儀禮鄉飲酒禮注，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賈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按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按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按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燕禮注，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群臣燕飲以樂之。賈疏云：按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二者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既而笙入樂南

陔白華華黍是上文之次也。後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下文之節也。然有南陔以下不接皇皇者華。雖輔注謂欲令笙詩相次，但常棣以下六詩間于其中，頗為失倫，又不知所考云。

附東哲補亡詩

黶黶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穀斯豐。

黶黶黑魚。習習和舒之貌。言風雨之時也。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陵巔丘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靡無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從此豐盛也。

奕奕玄霄濛濛甘雷。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不

言經正解卷之十四
C二十六
殖九穀斯茂

奕奕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濛濛雨貌。甘露雨也。

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穡我王

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猷翼翼

芒芒多自。參參長貌。種曰稼。歛曰穡。芒芒寬廣貌。參參長盛貌。委積也。言為王穡積以充人食。四氣和謂之玉燭。翼翼明明貌。猷道也。言王道明盛也。

道也。言王道明盛也。

○魚麗章

傳魚麗所以燕大臣也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修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全直通詩六章一意。總是燕禮之盛。首三章言其盛。已有曲全意在內。下三章不過即其極盛者。以伸贊其曲全耳。不可以極盛曲全分。開對說。以註中優賓二字為主。前三章重多。有字。觀一且字。可見後三章重嘉。偕時字。觀一維字。可見言酒即兼物。言物即兼酒。禮物之盛。正禮意之勤也。○此詩與後三篇。既謂通用。而朱子小註。又言魚麗三篇。皆君臣燕飲。蓋必天子燕本國之臣。諸侯之使。俱用此詩。故曰通耳。方山聚岡嶧山諸說俱云。主人不可說出天子字。賓不可說出人臣字。只宜泛言。但玩南山有臺章。便當作君燕臣矣。此不必泥。○鄒臣虎曰。謂之通用者。蓋鹿鳴專言燕賓客。皇華專言燕使臣。常棣伐木專言燕兄弟。燕朋友。此則通用之。燕賓客使臣兄弟朋友。

也不可謂下之人得而通用之也。此論極常可玩。

魚麗

音離

于留

音柳與

鱠

音常

鯿

音沙叶

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留以曲薄為筍。而承梁之空者也。鱣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功解飛者。鯿鮓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合參此燕享通用之樂歌。若謂燕享之設。固貴乎禮意之勤。然物或有不備亦無以盡其優賓之意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彼留以取魚也。而魚之麗于留者有鱣。而又有鯿焉。况我君子有酒。所以燕賓也。凡其所薦之羞。不惟旨也。而且多焉。蓋品物極其芬芳。而庶羞極其盛備者矣。

魚麗于留魴鱧

音禮

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鯛也。又曰鮓也。

合參不持此也。留以取魚。而麗于中者。有魴鱧焉。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品之多。而且極其味之旨矣。豈徒以其多而已耶。

魚麗于留鯿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音羽

興也。鯿鮓也。有猶多也。

合參不持此也。留以取魚。而麗于中者。有鯿鯉焉。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味之旨。而且無物之不有矣。豈其病于無而已耶。柳講留中之魚。既有鱣。又有鯿。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以二魚與旨多取二者之兼備。此不主言魚。特借之為起語。君子自工歌而指主人也。後三章二物字。即前三章多旨有不得煞認作酒。即君子有酒亦先不得煞作酒。如語云酒席之意。蓋燕不止酒。而飲酒其名餘。

物俱該耳。藜味不可以燕賓也。貴乎旨。然簡擇之至。取數無幾。而今則且多矣。不腆不可以燕賓也。貴乎多。然取類之博。不無充數。而今則且旨矣。嘗品不可以燕賓也。貴乎旨。然適口之珍。不能相繼。而今則且有矣。旨者芬芳多者備味。有者不窮。總是優之之意。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叶居何反

賦也

合參夫所燕之物固云多矣。然多者恒患其不嘉。今則維其嘉矣。陳之樽俎者皆珍羞也。夫焉有不嘉耶。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叶舉里反

賦也

合參夫所燕之物固云旨矣。然旨者恒患其不偕。今則維其偕矣。列之殊品者皆齊一也。夫焉有不偕耶。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叶羽已反

叶上紙反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合參夫所燕之物固云有矣。然有者恒患其不時。今則維其時矣。筵之所具者皆時物也。又豈特備云乎哉。夫有也偕也。均謂之多也。多則天下無遺品。而况兼之以旨乎。嘉也時也。均謂之旨也。旨則天下無遺味。而况兼之以多乎。燕禮之曲全如此。主人亦為優賓之至矣。折講首三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多或博取以充庖。患在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偕。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則多而珍異。偕則旨而齊一。時則有而新美。吳澹人曰嘉偕時三字重看。嘉以全其多。謂多儀之成享者。又靜嘉之孔昭也。偕以全其旨。謂甘旨之備嘗者。又珍美之成聚也。時以全其有。謂無物之不有者。又因時以制宜也。夫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物到曲全。方見優賓至意。用曲全二字。括盡嘉偕時三字。極完密。然曲全者物。而所以曲全者禮意。見主人盡志以盡物也。○燕獨稱魚者。北方牛羊多而魚少。舉其貴

者言之耳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二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工告于樂止。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還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大師告

于樂正曰。正歌備。○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歌之詩。道主人意以饗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敘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麗駒。主人歌容無庸歸。亦此意。○辨義。按麟士云。君子有酒。宜只說酒。但炤後三章多旨。有俱頂針上文魚殺言之。亦無妨。然詩義之妙。正在離合有無間。何必物物爾耶。又上玉按後三章三物字。即前三章多旨。有不得煞認作酒。即君子有酒。亦先不得煞作酒。如語云。酒席之意。蓋燕不止酒。而飲酒其名。餘物俱該耳。兩說如此。然愚以為燕客以酒為主。言其意。則酒字可該衆殺。言其物之寔。則酒畢竟是酒。若死煞說酒字。便失統領之義。若有酒二字。亦不得煞作酒。又失分別之寔。神而明之。在乎其人之善運也。集傳渾却之妙。宜玩。○魚麗于鬯。鱧鯉。鱧。鱧。鯉。蓋鱧魚黃。魴魚青。鯉魚玄。鰕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具備。故序以為萬物甚多也。○葉臺山曰。豐以燕賓。魚麗是也。薄以燕賓。芻蕘是也。何豐儉異也。蓋當得盡之時。而從其儉。則失之簡。故以豐為貴。當不得盡之時。而廢其禮。則失之疎。故以儉為貴。惟其誠而已矣。故易曰。大烹以享聖賢。又曰。二簋可用

詩經

享合而觀之得矣。薛方山曰：甘酒嗜音，未或不亡。五子之歌，太康也。我民用大亂德，亦罔非酒。惟行武王之所以誥康叔也。此詩盛舉酒食之豐，何哉？蓋歌以物而彰，物以敬而盛。視甘酒醕酒者不同也。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通解：古樂由庚合吹，雞賓林鐘二宮。

附束皙補亡詩

蕩蕩庚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

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干草。魚躍

順流

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蠢動也。柔安也。道之既由以下。言王化既孚。而動植咸若也。

四時逋謝。八風代扇。織阿案晷。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四時不失其序。八風不失其節。織阿月御也。晷度也。躔星次也。言星月各案其晷度。失常也。尚書曰：雨曰暘，日燠曰風，日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傳：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晴風雨晦明也。易改也。謂不改其常度也。愔愔安和。自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

○南有嘉魚章

傳嘉魚所以燕大臣也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

全前通詩四章各開看無淺深總以樂賓為主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而各章以樂字衍字綏字又思字為骨。總是因其所薦之物而道達其樂賓之意。言樂言衍猶娛其外也。綏之則樂其心矣。然猶有限也。又思則不可限矣。由外而內由暫而久。有無窮之思焉。樂衍綏又皆以自我及賓者言之。要發得樂賓意出。○上篇備舉其物。乃因情以致物。故曰優賓。此篇備述其情。乃即物以達其情。故曰樂賓。下篇美德祝壽。故曰尊賓。此三篇之異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音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音

叶五
教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鱗肌。出于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罩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辭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合參此亦燕享通用之樂。故其辭若謂賓主之相與也。以心其相通也。以情而燕也者。所以宣其心而洽其情者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彼江漢之間。有嘉魚焉。取之者。則必烝然而罩罩矣。况君子有酒。品物陳焉。而豈以自奉哉。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于以致殷勤于獻酬之間。而惟欣為之流通也。

詩

卷之四

南

南有嘉魚

卷之四

三

二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音看

興也。汕櫟也。薄汕魚也。行樂也。

合參南有嘉魚。取之者。則必烝然而單單矣。况君子有酒。品物陳焉。而豈以自奉哉。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行。于以伸篤厚于樽俎之間。而喜悅為之無間也。

柳講此二章興意。言有嘉魚。而必單之汕之。有酒而必與嘉賓樂之。行之也。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單自上而下。編竹為之。汕自下而上。罾網之類。有酒亦兼殺言。式燕以樂。連說樂是情。意決洽。形神舒暢。至于行。則勢分兩忘。形迹都釋矣。行即樂之甚也。易曰。君子以飲食燕行。又曰。飲食行。此處須知非徒以燕物為誇。乃言盡志在于盡物而文至。即是情至也。本文二有字。與註二必字相應。二必字重看。正是他盡誠處。

南有樛音鳩木甘瓠音護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

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瓠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合參不但已也。南有樛木。則甘瓠纍之。固結而不可解矣。况君子有酒以燕賓也。豈無悅賢之誠乎。吾見上下為之交泰。名分為之兩忘。所以安樂嘉賓之心者。殆不徒崇養之彌文。而在精誠之固結者矣。綏之不其至耶。

柳講此章興意。言有樛木而甘瓠始纍。有酒而嘉賓始綏也。蓋取情意綢繆之意。為興綏之重。主人安嘉賓之心。上陳設酒肴。盡其誠款。猜疑不飾。形迹不拘。情意交孚。有以安其心。而相固結。非止娛其外而已也。亦重主人去安賓上。

翩翩者騅音誰烝然來音六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詩經卷之十四

又思

叶夷昔反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合參又不持此也。翩翩者鷦。則烝然來思。而翱翔之自適矣。况君子有酒以燕賓也。豈一燕而遂已乎。吾見會數而禮勤物豐而情厚。雖

既燕又燕而一念之誠。非徒今日為然矣。不其有加而無已耶。主人樂賓之意亦至矣。

析講此章興意言鷦之飛而復來。燕之畢而又舉也。鷦一宿之鳥。言一意于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一之意。于我惠然肯來也。式燕又

思。方山云。還是前日既燕。今日又燕。大全孔氏作頻與之燕。最是觀蓼蕭朱註云。于其初燕而歌之。亦不止一燕矣。昆湖有義亦主燕之

再舉說。一說。就一時獻酬交錯。反覆而無已意。元峰不取此說。謂古人獻酬自有定禮。以後日再燕為是。又一說。謂就此一日之間。燕禮

再設。如燕于庭。復燕于寢之類。覺未是。○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詞。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

可協韻。為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易曰。大烹養賢。由來舊矣。而播之咏歌。以示慈惠。斯固周時之所獨隆也。○葉臺山曰。先儒謂南有嘉魚。燕享詩也。而序以為

樂與賢。益世非無賢也。君非不任賢也。而中心樂之者則鮮矣。如漢武貌敬汲黯。而心寔遠之。又豈得謂樂與賢乎。

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崇丘

說見魚麗

詩經

卷之十四

三十一日

通解。古樂崇丘。合吹夷則中呂二宮。

附東晉補亡詩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

王猷永泰。

藹藹茂盛貌。植物草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各得其宜而高大也。周周室也。

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

性。人永其壽。

方輿地也。洪覆天也。漫漫迴迴大貌也。

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

天。物極則長。

大圓天也。九壤九州也。易曰。萬物資生。仰化亦言萬物也。天地盡物而養之。人惟無道。故天折耳。非養之不至也。極至也。物至其時無不長也。

南山有臺章

傳南山有臺。大臣所以報王也。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

之基矣。

全旨通討以美德祝壽為主。各自開說。諸家多云。首二章美德祝壽也。三章美德也。四章祝壽美德也。五章祝壽也。各章與意俱至末山不一則所有亦不一。以興君子有德又有壽意。愚按首二章與四章兼言德壽。三章雖專以德言。而于不已上小見其壽未章。雖專以壽言。而于保艾處亦見其德。章章皆有此二意。方于興體為切。此係聚岡說也。○或云。首章先言德。所重在德也。惟德隆則壽亦隆。三章遂專以德言。四章先言壽。所重在壽也。惟壽彌高。則德彌邵。五章遂專以壽言。又或云。德與壽雖各開說。畢竟以德為本。然愚謂德壽宜平看。不必偏重也。二說俱不可依。○壽德天下之達尊。故道達主人之尊。實而以美德祝壽言之。德是已然。故曰美。壽是未然。故曰祝。美德祝壽。兼朝廷鄉黨言。方見通用之樂。○麟士云。此反與也。蓋樂只君子四字兩稱。無所添改。說山處則有南北之異耳。語意猶云南山有臺。而不能有菜。北山有菜。而不能有臺。樂只君子。則有其德。又有其壽也。亦有其甚妙。

南山有臺叶由北山有菜叶陵只音君子邦家音

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大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享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合象此亦燕享通用之樂。故其詞若謂。國家有燕享之典。豈徒以示私惠哉。將以崇其德。亦以尚其齒也。我之燕賓也。何如哉。彼南山既有臺矣。北山則又有萊矣。况我樂只之君子。聲望隆重。國脉恃之而培。謀略靜深。人心因之而固。為邦家之基本。則既有此德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收氣化之全功。保元神之完固。必俾爾壽而富。俾爾耆而艾。而萬壽無窮期。則又有此福矣。齒德俱優。不亦可尊之至

柳講各章與意已說在前。每見時文中多云。臺萊托根附地。總作與下一基字。此本拂鏡塵云。臺萊附地多根。貼下基字。桑揚遠條沃若。

詩經卷之十一

言 經 正 廟 卷 之 一 四
貼下光字杞李煩陰多子。貼下父母。拷杓枸棟。堅固耐久。貼下眉壽黃耇。即隸鄂堂纂要。亦祖此說。大謬。樂只字輕。就在燕時。形于外者。言之。蓋泰父之際。豈弟揚休。而油然示人以和意。邦家之基。即是德如此。不必謂德足以如此也。凡物有基。則固。如子產謂建國立家有基。無壞是也。兼內外說。內則柱石玉朝。外則維持四國也。無期禮記註云。人生以百歲為期。萬壽則無期矣。非萬壽而又進于無期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合參彼南山既有桑矣北山則又有楊矣况我樂只之君子材猷駿發能潤色夫休明譽聞昭宣能輝煌夫治烈邦家為之光顯則既有此德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歷年所之多享難老之慶心俾爾彌爾性俾爾壽而臧將萬壽無疆域則又有此福矣不亦可尊之至

乎

析講光者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所謂黼黻乎皇猷輝煌乎治道也揚文君子之光不在聲色也在性情耳惟性情治故心術正心術正故丰采形君子之光不由服物也由學問耳惟學問深故事業隆事業隆故休明著原本精要說得最深細○光字從德字看出方非聲名之物之謂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
樗一名狗骨

合參彼南山既有杞矣北山則又有李矣况我樂只之君子悅安即鞠育之恩強教即義方之訓善政善教真可為民之父母則既有此

德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令聞之播于人者。皆將垂為永世之譽。而德音之不己焉。則又有此福矣。不亦可尊之至乎。
析講民之父母。言其德之及人。德音不已。言其德之垂遠。父母就已有德。足為民之父母。說不可說。民依之為父母。不已以時言之。是無窮意。乃仁聲仁聞。垂于永久也。只是久如其暫。終如其始。則亦有壽以延之矣。

南山有栲音考叶 北山有杻音紐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叶直 西反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 口反

與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合參彼南山既有栲矣。北山則又有杻矣。况我樂只君子。元氣日以培。精神日以固。壽考有徵。而享秀眉之壽。則既有此福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令聞之傳于世者。固已廣播于中外。而德音之是茂焉。則又有此德矣。不亦可尊之至乎。

析講古義。栲全。天年。杻。号萬歲。又陸佃云。杻可為弓幹。栲可為車輻。有久之道。眉壽壽徵于眉也。嚴緝。秀眉壽証也。德音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乃傳頌于中外。洋溢于遐邇也。

南山有枸音矩 北山有棟音庚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 叶果

五反 樂只君子保艾五蓋 反 爾後叶下 五反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取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椶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合參彼南山既有枸矣。北山則又有棟矣。况我樂只之君子。髮白復黃。面如浮垢。永錫難老。而非其所倖致。則既有此福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太和之保合者。固已善始善終。而安養爾後焉。則又有此德矣。不亦可尊之至乎。夫美其德而祝其壽。言有盡而意無窮。其

尊賓之意。不于... 是而可見耶...

折講黃髮垢面。言其壽徵也。保者康寧其身體。父者願養其天和。爾

之後字。以後嗣說。與祝壽意相背。不可從。雖是祝壽。隱以修德規之。

蓋安養善後。亦足以見其德之盛矣。按說通。保艾有引翼之意焉。亦

德也不依劉氏... 專作祝其壽說...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說見... 慶源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末句

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詞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詞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

人若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此詩美與祝總見尊賢之意周禮所謂以燕享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類是己且祝君子以壽而必先之以德亦惠迪影響之理非苟祝者

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由儀

說見魚麗

說通古樂由儀合吹無射夾鐘二宮

附東哲補亡詩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蕭蕭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
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
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由儀率性。言道為民表也。明辟即君子。互言之也。魚鳥異類。且各得其性。賓旅雖遠。孰不各寫其誠信乎。故明主亦盡心以撫之也。時和二句。言時既和平。何所思慮。何所修治。輯和也。言內順治而外威嚴也。悠遠也。

○蓼蕭章

傳蓼蕭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全首通詩四章。逐章開說。重既見二字。正因來朝而燕。禮由以設也。首章是得君中二章是得天。末章亦是得君。總以我心寫兮句為主。後三章總發明所以心寫而得譽處之由。如為龍為光。是在朝朝重。宜兄宜弟。是在家家和。而吾心業已得輸寫矣。未又因來朝之儀。而想其臣職之謹。此我心益寫。而宜其萬福之同也。○慶源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古禮燕臣不止一次。故曰于其初燕而歌之。

蓼蕭 彼蕭斯零露漙漙 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寫 兮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恩惠。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

而有樂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合於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茲惠。故歌此詩。若謂盛隆之代。君臣肅而嘉會。事興泰階。明而天休滋至。豈有殊數哉。夫亦蠲滌煩苛。使上下交而其志通耳。若今日之燕。何如哉。彼蓼然長大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濇然而湛。恩汪濊焉。斯亦物情之最適者矣。况我君子。向也恪守侯國。吾固願見而不可得者也。今修歲事以來辟。而使我得見之。則親炙休光。欣適于願。我心殆輸寫而無留恨矣。故伸一日之款。而燕禮以行。講握手之歡。而笑語以洽。君臣之間。而無猜嫌。上下歡欣。寧有既乎。是以君子今日為天子所褒嘉。而聲施自此彌茂也。為朝廷所寵賚。而祿位從此永享也。不有譽處也哉。

柳耑上四句是言已見臣之喜。下言其荷君之寵也。各章興意俱至。末蕭惟蓼然。則天澤下降。以興君子來朝。則君恩下及。皆取下濟之義為興。我心寫兮三句相承說。燕笑句承我心句。是以句承燕笑句。畧帶心寫上未。不必泥註。是以字把燕笑語二句通承我心寫兮句。

兩開平說。心寫渾渾在睽違想望。得以慰解上說。亦微含覲德意。燕是設燕笑語。是燕時君臣相悅豫之情。重君忘分。而與之笑語上。有譽處在諸侯。不兼天子。俱自今日說。蓋既燕後之寵遇也。譽者得君之譽。而聲名流海宇也。處者永保祿位。而福澤延子孫也。六帖諸侯適其情曰處。則單就燕上一時言之。止身安意。覺太狹。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音壤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

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辭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合象彼蓼然長大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瀼瀼而蕃滋不倦矣。况我既見君子。屏翰有猷。而朝廷賴之以增重。彰施有本。而王國藉之以生輝。豈不為龍而為光乎。且是龍光之德也。不特見之于一時。而且始終之一致。而無有差失之愆。吾知德盛于已者。

既愈久而不忘。則壽錫于天者亦愈久而不忘矣。寧非理之必然者哉。使德有或爽。將何以永享是壽耶。

抑講此章上四句是因既見而喜其德。下是褒美而祝其壽也。蕭惟長大故厚被乎天澤。以興君子德。惟長盛故永享乎壽。考龍光就既見說。向惟各守藩封。故德望雖隆。無由晉接。今既得見。而喜其為朝廷增重。為王國生輝也。龍光即是德。不可說德足以為龍。為光以此龍光之德而始終一致。則為不爽。不爽其德。即壽考之本。言天眷有德而錫之以壽也。不忘猶言不已。蓋常享茅土之封。而永為國之龍光矣。末須補我心之所以寫者。蓋為此也。○輯錄解頤曰。赤芾金馬。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敖。彼交匪歸。則其德不爽矣。夫諸侯固賴天子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為屏蔽。苟諸侯不朝。王室之卑可知。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龍光也。豈一時之虛偽云乎哉。○訂正古文云。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為變化霖雨天下者。猶龍也。故曰為龍。見能膏澤下民。龍字不作龍字解。此說最好。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音備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

弟令德壽豈

音愷叶去禮反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合參。彼蓼然長大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泥泥而沾濡無既矣。况我既見君子。則相與厚為燕飲。見其和樂而可觀。平易而可近。豈不孔燕豈弟乎。且是德也。不徒見于燕飲之時而已。我君子平日在國。又能本此樂易之德而上焉。以宜乎兄。下焉。以宜乎弟。而克盡友恭之誼。吾知令德足以格天。天心隆于眷德。享期頤而泮渙爾游。躋耄耄而優游爾休矣。夫豈由于倖致者哉。使德有不令。將何能有是壽豈耶。

詩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四十二

抑講此章上五句是侯度之謹。下是獲福之多也。即生物感而厚被天澤。與臣職修而厚獲天休。麟士云。按講意。謂此篇四章皆與至末。蓋俗解之濫觴者。皆以二句與二句。後二句另轉耳。然前三章易見。此難見。故雖疏義亦曰。此則盡一章而興之。而不知其非也。儻革句。自完興意。和鸞句。自起萬福。勿拘對待。然此泥兩句一連之說也。愚謂興至儻革句止。則興意畢竟牽強。說詩何必執定一見也。儻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此等儀衛。原是諸侯之常。但其冲冲以垂。有順適意。雖雖以和有協應意。無非和敬之心所形也。正是他謹侯度處。下垂乃鸞首之餘者。不可以儻為下垂也。和鸞皆以金為鈴。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馬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云和鸞萬福攸同。或謂承上三章各末句說。則此詩初無相承之意。或謂當與上章譽處壽考壽豈一例。泛說為長。或云萬福就得君錫而沐君寵言。但推廣一步。如云不特車服以庸之蕃。庶以錫之而已。而凡九重殊恩無不昭受。萬福何攸同耶。此說可從。○儻革二句。先輩張文。講得極明透。附錄于此。儻革者。鸞之餘也。馬孰無之。而馬行急則震而不寧。馬行遲則垂而散緩。今之冲冲有節者。

何為乎。馬之緩急調于手。手之輕重調于心。以是知君子之心。有所謂冲冲者在也。和鸞者。車之節也。孰就無之。而車行疾則促而繁聲。車行徐則斜而不協。今之雖雖成韵者。何為乎。聲之節奏準于御御之節度。準于心。以是知君子之心。有所謂雖雖者在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詩傳闡曰。古者天子以燕享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卿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職在掌客者。是也。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俎加豆。酌帛宴貨。以示容合好。今日宴笑語兮。曰孔燕。豈第故為燕諸侯之詩。○按三饗再饗等。即可并証又思之解。

○湛露章

傳湛露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全去通詩有兩意。上二章見君之盡情。下二章見臣之盡禮。然君臣不可平者。當以君燕臣為主。而令儀令德。則臣之所以善是燕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夜飲之終。則其時已久。最易于失儀。故末言其令儀。以寓規戒之意。○豐城朱氏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無醉也。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路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合參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若謂上下之相臨者分。而未始不相通者情也。載視今日之燕。豈有不盡其心乎。彼湛湛露斯天澤之盛也。

值夜氣之方舒。乘太陽之未照。潛然下被。蓋必日出而始晞焉。匪陽則不晞矣。况茲者列辟欽五年之制。而廟堂修九獻之儀。亦既成禮矣。乃予第覺其禮數情疎。未能寫中心之一二也。于是有夜飲之設焉。厭厭然安而且久。而且足。所以通乎上下之情者也。諸君子得毋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願請速歸。則爾且相期勿醉。而此燕不為空設乎。不知情以酒而洽。酒以醉為節。其必既醉而始言歸可也。苟未至于醉。則賓主之情。猶未盡展。而焉可以言歸也哉。

析講露必以陽而晞。燕必以醉而歸。二者皆有入而不厭之意。故以為興。夜飲私燕也。孔疏云。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私燕。機務不操。勢分而忘安也。更漏迭移。飲酒未闕久也。獻酌交錯。情意懽洽。足也。不醉無歸。此是心上期必如此。正是情之厚處。○興意重不晞上。正欲其露之常湛湛耳。○廬陵歐陽氏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殷勤之意。○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燕禮輕無庭燭。設大燭而

己○麟士按燕禮之終。又有無算爵言惟意所勸醉而止。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以取歡也。但諸引燕禮。皆諸侯燕其臣。非天子燕諸侯之禮。節次必有不同。又不可太膠柱云。疏曰。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燭。鄭云。未熟曰燭。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于地廣設之。則曰大燭。○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與也。豐茂也。夜飲必于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案彼湛湛露斯。本無擇于地也。而在豐草為多。天澤之被。固有其所。况此厭厭之夜飲。安而久而足也。而果何在。則在彼宗室之中。路寢深嚴之地。有以成其燕飲之禮焉。君臣之際。如賓友之相忘。翹筵之間。若家庭之無間。蓋務期于情之愈親矣。析講露在豐草。則膏澤深。燕在宗室。則恩義厚。此興意也。燕必在宗室者。蓋殿庭之上。燕禮雖舉。然名分甚嚴。情猶未盡也。惟在彼宗室。

則上下相親。而勢分兩忘。所以洽賓主之交。而盡獻酬之情者在是。故為成燕飲之禮也。○註路寢正寢。謂大居也。禮書云。士六寢。大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在後。自卿以下二寢。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與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

○案夫設燕在我。固見親厚之情矣。然在燕之君子。豈無所以善是燕者乎。彼湛湛之露斯在彼杞。又在彼棘。固無一物之不被矣。况我顯明允信之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多也。然所承者一人之寵命。而其所不敢忘者。則天冠地復之恩。雖當觥籌之卒。而戢難者。轉見其匪紓。殆無一人之不令德矣。所謂人之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者何有哉。

柳講杞棘不一物而均沾乎露。君子不一人而均令乎德。此興意也。上二章重在湛露之能施。此章重在杞棘之能受。按疏義謂杞棘中寔故以興德。桐梓外文。故以興儀。埤雅謂杞棘剛木。故以况令德。桐梓柔木。故以况令儀。竊恐詩人興意未必如此。大抵只以二物興莫不意耳。顯允就心說。顯者其心明白通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無一語可疑也。顯允與下豈弟俱就一日看許南台云。此只是呼過之詞。切勿以令德承顯允。以令儀承豈弟也。然以顯允屬德。以豈弟屬儀。自覺有別。令德根醉來。醉則心志易迷。德性易亂。令者內有所主。而不來其心志也。莫不者。咸有一德之意。○管蔡階曰。此與下章末句。須承在宗夜飲說。以表君之儀。將是燕益惟飲于宗室。則堂簾之分忘。而德意易溺于無拘束。又况卜夜之飲。則更漏之時移。而德度多縱于不及檢。今能莫不令德。莫不令儀。深羨康侯自有為龍為光之妙。陳慧生曰。說者皆以令德泛言其精神之亂。不根顯允說。以令儀泛言其禮度之不失。不根豈弟說。然顯而明允而信。就是德之令處。若舍顯允而另言德。又何德也。豈而樂弟而易。就是儀之令處。若外豈弟而另言儀。又何儀也。

其桐其椅音醫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合參不但已也。彼桐之與椅。其實離離而下垂。蓋無一物之不盛矣。况我和樂平易之君。與厭厭之夜飲。非不醉也。然所被者。五位之恩施。而其所不敢忽者。則尊君卑臣之禮。雖當酌洽之餘。而柔嘉者式。豈其深謹。殆無一人之不令儀矣。所謂人之喪儀。亦罔非酒惟辜者。何有哉。夫人君不以堂陛之分。隔上下之歡。而人臣亦不以燕昵之私。忘敬共之節。洵乎君明臣良。而有以成天地之泰矣。此周道之所以隆歟。

析講桐椅之寔無不垂。君子之儀無不善。此興意也。離離垂也。有卑以自牧意。豈弟就外說。令儀亦根醉來。醉則語言易肆。威儀易亂。令者外有所檢。而不愆乎容止也。○此與上一章。自是良箴。更不須監史之設。當觀其用意深厚處。○曹無奇曰。燕主示慈惠。湛露之厭厭。

慈惠至矣。而卒歸之令德。令儀也。和而有節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按左氏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及之。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朝正於王。謂朝而受政教也。三爵。春秋傳曰。臣侍君燕。不過三爵。○慶源輔氏曰。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于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缺焉。則臣之持身

猶不足也。○此詩須想其光景會其大體。不可失周家盛時氣象。不然彼齊桓之臣。猶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而厭之夜飲。其去長夜之飲異矣。○輯錄許氏曰。太子雖為天下之共載。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遼絕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愛之心未嘗。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廷之都俞于弗。虞廷之賡歌。君臣之間。雖和樂。而禮用十有二。不有乎其中。三代聖君。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辭臣之諸詩。可見矣。上之人。禮容揖遜。而為之下者。承順悅服。豈弟之氣象。盈于朝廷。被于天下。其化安得不至于此。陸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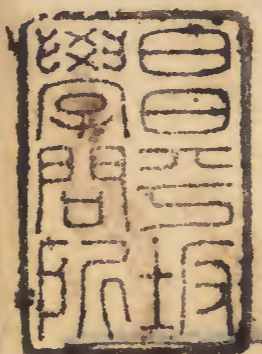
百四句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百四十四

之什十篇六篇無隸氏二十三卷一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終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終

國政官端

